【忆海拾珠】

忆1977年一中高考辅导班

印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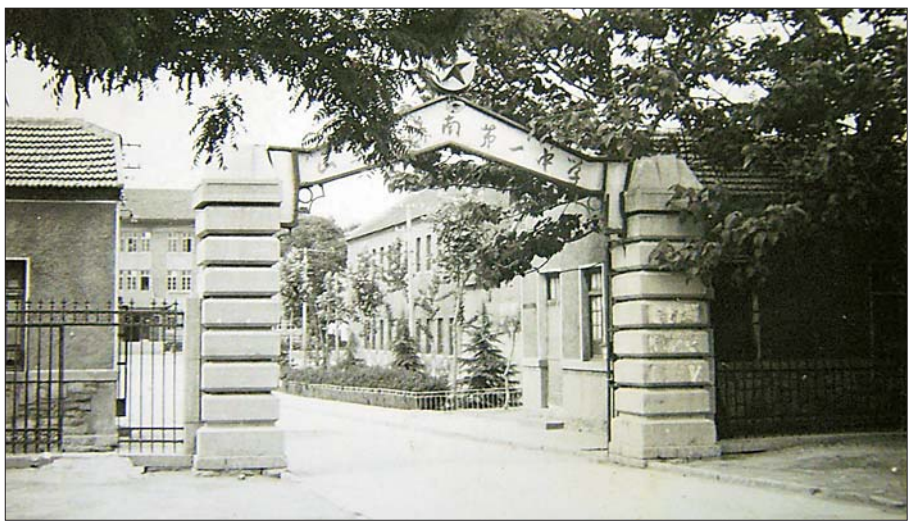
□李耀曦

1977年恢复高考。高考迫在眉睫,我半工半读,忙得四脚朝天。但我读高二时“文革”开始,高三课程半点都没学过。如之奈何?真是天无绝人之路,忽然听说,母校济南一中在校内举办了高考辅导班,于是阔别十年之后我又重返母校去听老教师们的义务辅导。

我那时在济南一家小厂当工人,年龄29岁,月薪“34大毛”(34元5角2分),“两袖清风”,光棍一条。

当时高考报名需由本人提交书面申请,经厂领导签字批准,厂政工科出具同意报考证明信,你才能去区招生办报名、领高考准考证。当我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报上名后,距离大考来临只剩20来天时间了。

那真是“一万年太久,只争朝夕”,日以继夜通宵达旦地埋头于学习之中,只觉得头晕目眩,天昏地暗,不知今夕何夕。好在翻开久违的中学课本,大体还能看得懂。但问题是我读到高二时,就开始“文化大革命”了。高三课程必为高考之重点,而我则丁点都没学过。如之奈何?真是天无绝人之路,这时忽然听说,母校济南一中在校内举办了高考辅导班。于是阔别十年之后我又重返母校,一是去开学历证明,二是也顺便听听辅导。



1977年夏天的济南一中运署街老校门。

济南一中老校园位于城东运署街。那一阵子运署街上热闹非凡。每天都有络绎不绝的人,像赶集一样从东西两个街口涌入,向街中段路北那座老校门走去。当年的老三届校友们,许多人已多年不见,音信全无。今日忽然不知又从哪里冒了出来。风雨十年坎坷路,不复昔日少年郎。真可谓,相见不敢认,惊呼热衷肠。又道是“少年子弟江湖老,红粉佳人双鬓斑”。

高考辅导班是在每天晚上与星期天上课,据闻这个高考辅导班,是由老校长王苇塘建议,老教导主任李昌义牵头搞起来的。最初安排在两间平房教室内上课,由于来听课的人越来越多,便迁往合堂大教室与校园后院北饭厅。

茫茫夜色中,转到校园后院,但见北饭厅内灯火通明。推门进去一看,好家伙!可容五六百人的大饭厅挤得满满当当,几无立足之地,连两旁窗台都爬上人立满站客。讲台设在饭厅东头,台后立块大黑板,支着白色屏幕,讲台上放着投影仪。

高考辅导班的老师可谓阵容强大,各教研组长、老教师们悉数登场。语文组有孔庆珊(诗人山青)、辛建岭等人,理化教研组有胡善浦、许世宣、李绍洪等人,数学教研组有董锡慧、汪秀兰、崔敦约等人。其中胡善浦、李绍洪、汪秀兰都是我读高中时的任课老师。这些名牌教师在文革之初几乎无一不被红卫兵们批斗过,今日不计前嫌,为老三届考生雪中送炭,义务开课辅导,真令吾辈老学生们感激涕零感慨万端。

由于时间仓促,分身乏术,我来听课的次数并不多。本着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,我主要是选听了几堂高三数学解析几何课。

解析几何由崔敦约老师辅导。我上学时因只读到高二,故无缘亲聆其教,不过对他那个“崔疯子”的绰号却是久已闻之。“崔疯子”真是教师中的另类,特立独行,学识渊博,但他只谈学问,从不言政治,家长里短更一概不谈。文革之初被打成“反动学术权威”,打倒批臭之声不绝于耳,而其本人则置若罔闻若无其事。不久革命大串联开始,这位“反动权威”跟随高三学生去步行大串联,每隔几天便有一封书信寄回学校。书信不封口,以供广大革命师生欣赏。第一封信中赋诗一首,其曰:“出了校门往南走,两天走了九十九。岱顶宾馆住一夜,明天就到大汶口。”诗虽为打油诗,但没有点旧诗词功底,是绝写不出来的。

而高考辅导诸多主讲老教师之中,最为意气风发者也当为这位崔疯子莫属。记得解析几何辅导到最后,临结束时崔老师还填了一阕《满江红》,题目名为《送考生》,用毛笔抄成文革中大字报状。为使众考生看得清楚听得明白,崔老师居高临下站在椅子上慷慨激昂地朗读给大家听。大饭厅内人人听得热血沸腾。“问廉颇老矣,尚能饭否?”似乎此番大赶考这帮老学生必定个个都能高中。

谢天,谢地,谢师恩,我当年侥幸“范进中举”,被山东工学院电力系录取。报到上课后满校园一看,侥幸中举的“老家伙们”还真不少,约占全校77届新生人数的四分之一。而来自济南地区的老三届考生,则多出之于济南一中、实验中学、山师附中,这三所文革前的省重点中学。

【泉城人物】

怀念恩师 赵芝训先生

□朱玉珑 鲁秀华

去年10月我俩去医院看望赵芝训老师,她还能和我们亲切交流,说:“我虽然已经91岁了,但听力视力都还可以,只是无力下床活动。”谁知到12月再去看望时,老人却已经仙逝了。面对老师的遗像,我们泪如泉涌、心潮难平,如烟的往事又一幕幕呈现眼前。

赵老师上世纪40年代自辅仁大学(现北京师范大学)毕业后,来山东省立济南女子学院从事历史课的教学工作。她学识渊博,教学生动,声音铿锵悦耳,深受同学们的欢迎和爱戴。更为难能可贵的是,赵老师待人诚恳热情,怀着一颗大爱之心,乐于助人,致使不少受助者于危难之时都能转危为安。我俩就是其中之一例。

那是1948年,我们正在济南女中读书(家均在外地,在校住宿),都是赵老师的学生。这一年的9月,解放济南的战役打响了,国民党军队蜷缩在城内负隅顽抗。学校地处正觉寺街(现泺源大街),属于阵地前沿,极度危险,师生们早已撤离。我们两个外地学生,只好各自投奔在济南的亲戚,谁知道跑了两三天都被“戒严”挡了回来,二人无奈回到学校。面对空旷的校园,两人陷入一筹莫展、走投无路的窘境。这时宿舍传达室的校工李奶奶见我俩可怜,又担心两个女孩子的安全,就建议我俩去距学校不远的赵芝训老师家求助。

我俩直奔赵老师家。赵老师见到我俩先是嘘寒问暖,听完二人说明情况之后,便毫不犹豫地收留了我们,并立即安排我们的食宿。在这炮声连连、兵荒马乱的时刻,突然找到了一个安身之地,我俩顿时热泪盈眶,感动得不知说什么是好,只是在心里相互激励:一定牢记老师的厚恩深情。

赵老师家庭成员简单,父亲早已去世,只有母亲和小妹在一起生活。老人和蔼可亲,小妹淳朴可爱,全家人待我们如同自己的家人,使得我们不但没有感到生疏,反而像是享受到了久违的家庭温暖和亲情。1948年9月24日,济南解放,直到10月,我俩同时考入原华东军区白求恩医学院,才依依不舍地离开了赵老师家。

解放后,赵老师继续她的教学工作,并与其大学同学结婚成家,育有一子,生活幸福美满。赵老师终生教书育人,可谓桃李满天下,每当重要节日如国庆节、教师节的时候,去探望她的学生络绎不绝。我们也不时地从学弟学妹口中知道赵老师一些助人为乐的善举。比如,她和丈夫一起曾多次用自己的工资,帮助无数同学解决生活困难或代交学费;某老师农村亲戚的女儿是聋哑人,赵老师得知后,便把母女接到自己家中食宿,并资助孩子去读聋哑学校(女孩现已工作,组成幸福家庭);就在年事已高的情况下,她还不忘每天坚持搀扶邻居一位失明老太,走出家门锻炼身体……

光阴荏苒,作为赵老师的学生,我俩离休已有20多年了。每年去拜见恩师是我俩60多年来的习惯。每次与老师相聚的情景都让人激动不已,因为从老师身上,我们屡屡感受到她那平凡而崇高的人格魅力。今年的教师节即将到来,我们俩再次向九泉下的赵老师献上深厚而真挚的一瓣心香。

【流光碎影】

秋月白兔济南城

□孙葆元

第三届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会今年十月将在济南拉开帷幕,博览会的吉祥物是个兔娃。这个小兔子既亲切又陌生,说它亲切,是久违重逢的惊喜;说它陌生,是它的重新亮相这么惊艳。

按我们的文化习惯,不善于使用动物作为城市的吉祥物,如果像法国人选择鸡、美国人选择鹰一样选择动物作为吉祥物,我想我们济南人一定选择兔吧?兔是月亮里的吉祥物,它跟着嫦娥,长年在月宫里捣药。那是长生不老的药,因此人生短促,月亮永恒。中秋节来临的时候,日子艰难也好,生活富足也好,人们总要吃一块月饼,不吃月饼这一年就白过了。买来月饼,在飒飒的秋风里就想起天上那个美女。美女孤寂,再孤寂也不好把她请回家,她来了,妻子摆到哪里?于是就请她身边那个吉祥物,还不说那个兔子是兔小姐,偏说是个兔儿爷。想想也对,从创世纪开始那个兔子就在月亮上,也够爷的级别了。

那时候,秋风一起街上卖兔儿爷的小摊就出来了,大的中的小的兔儿爷并排着在摊上列成了战阵,一个个竖着两只耳朵打量着行人。孩子们没有什么玩具,看着兔儿爷新鲜就闹着要买,家长图吉祥,买一个放到屋里,生活添了彩色,孩子有了玩具,这个中秋节就过得开心。摊上的兔儿爷是泥做的,涂上白粉,画上红眼,屁股下装一个苇哨,一吹呜呜地响,孩子们就极带劲地吹着,吹完了,一看小脸,全成了京剧里的小丑儿!我的母亲也给我买过一只,我却从不去吹,小小的我就知道不能吹屁股。我的泥兔先是摆到窗台上,着实给屋子增加了几分色彩,后来落了灰,越擦越脏,扔到了床底下。多少年后,我发现那泥兔竟然不裂。再以后就不知所终,大概早已归化成出生前的泥土。

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,孩子们的玩具花样繁多,兔儿爷再也不到人间来了。现在它以新的姿态登上文化舞台,让我们一下子就想起了它昔日的温馨。

济南城与兔子有不尽的渊源,中国的第一个商标就诞生于宋代的济南路。那是一间做针的铺子,全名叫“济南刘家功夫针铺”,兔子的图案铸在一块方形的铜板上,还标注着一行字:“认门前白兔为记”。可能是一个偶然,宋代的商业经营中商标已经广泛使用,据《宋史.食货志》记载,当时济南路的米价、丝绸就比汴梁便宜许多,源源不断地漕运到京师,济南的商贾络绎于泉城与汴京之间,会有多少带印记的商品养育着宋代的繁荣啊。岁月的长河带走了那些物质的、非物质的记忆,有幸给济南城留下这么一只珍贵的白兔。要知道,它是针行的标记,历史穿针引线,又连缀起多少深情的城市印象。

年轻的济南人大概不知道济南城是个属兔的城市,老济南口口相传着兔儿爷的故事。有道是,耳听是虚,眼见为实。在文化博览会上我见到兔儿爷的登场,那只白兔从历史的记忆中走出来,走进了现代的生活。然而,现代生活是一个簇新与古色交相辉映的时代,古老的兔儿爷不再会成为孩子们的爱物,呜呜地吹着迎接中秋的月亮,他们的电脑、手机可以把他们带到月亮上去,走一遭,就会发现月亮上根本没有兔儿爷。可是那个月亮远没有嫦娥居住的月亮美丽,在柴米油盐的生活中我们还是需要一个有兔儿爷的月亮。

本版投稿邮箱:
qlwbxujing@hotmail.com